

海外观察

创新 德国制造的核心

□刘丽娜

“德国制造是品质的最好证明，代表先进技术和经久耐用。”法兰克福Hochster瓷器厂总经理约格·克里斯特随手拿起会议室里的一只咖啡杯，表情坚定而自豪地说。

“中国制造么”，他脸上露出尴尬的笑，“让我说什么好呢？”停顿几秒钟后，这位老练的营销专家用坦率而又充满外交技巧的话说：“给人印象深刻的是过去几年，中国产品质量有了改善。中国产品在德国口碑不算太好。我们要与中国保持距离，否则我们怎么保持优势。但中国制造的发展前景很好。就像上世纪70年代，日本汽车被德国人看作垃圾，后来他们从物美价廉发展为高价高质。”

如果将中德两个制造大国进行比较。上面这一番话可以说代表了目前德国人对中国制造的真实看法。不过，熟悉制造业历史的人知道，“德国制造”一词本身也有着一段耻辱史。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公共关系部高级经理曹奕告诉笔者，“德国制造”是100多年前（有学者考证大约是150年前）由当时的全球制造强国英国以羞辱的方式强加给德国的。

19世纪的德国，由于工业革命晚于英、法很多年，在欧洲大陆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当时德国出口到英国的产品被认为是质量低劣的代名词，而且模仿抄袭盛行，被英国人瞧不起。为了防止德国来的产品影响了英国制造的名誉，英国人强令从德国来的商品都须打上“德国制造”字样。

当时的欧洲人无法想象，百余年后，德国制造不仅赶超英国，在欧洲甚至世界都更加受到尊敬。

那么，德国制造与眼下全球热衷探讨的“创新”又是什么关系呢？

在北京刚刚结束的APEC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对“创新”做出新的表述，被媒体解读为中国的创新宣言——“在新一轮全球增长面前，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

明年将是中德创新合作年，预计双方会在创新上持续大做文章。但中德双方在创新上的理解有所不同。

德国联邦经济与能源部东亚事务处处长葛林·哈克曼对笔者说，创新是非常宽泛的，中国更关注技术、经济创新，但我们在更关注法制对话、人权对话，这是德方希望拓展的宽泛主题。

她说，从企业角度看，德国有非常多的中小企业，大部分为家族企业，在研发上几乎没有政府支持，他们自己会大量投资。根据我们的理解，中国的中小企业就是规模小，在技术创新上都没什么优势。但在德国，中小企业有多年的自主创新传统，他们热衷于发明创新，对技术创新有无限向往和快乐。另外，德国中小企业喜欢远离政府，政府也愿意让企业自身去做转型，以自身的创新技术去带动发展。所以，我们的创新经验并不能简单复制，要让孩子从小对技术创新有兴趣和渴望。

德国学者赫尔曼·西蒙在探讨中小企业成功秘诀的《隐形冠军》一书中表示，多数隐形冠军认为创新不应仅限于改进产品，而是将投资的中心侧重于内外加工过程。小公司也能成为伟大的创新者。因为在未知的领域没有固定法则。创新是一种持久的探索，一种反复试验的过程。

领导人胸怀世界，官员致力落实，企业家热衷技术。但无论政治家、政府官员还是企业家，对创新本身的推崇都是一致的。正如赫尔曼·西蒙所说：“持续成功的不二法门就是持续创新。”

在调研过程中，还有一个细节令笔者印象深刻。在汉堡市的港口新城，游客服务部经理Daniel Jahn指着新城里的一处儿童游乐场说，这里的设计专门请孩子们亲自参与。因为只有孩子才最知道他们喜欢什么。可以说这是一种人性化设计，但又何尝不是创新？请孩子设计自己的游乐园，是真正的理念创新。

汉堡经济促进局国际部主任马兴汉特别强调德国大学的双元教育体制，即学生一半时间在校学理论，一半时间在工厂或工作单位实习。这使德国的创新非常符合实际。马兴汉说，中国人的学习能力很强，与十年前相比，中国已不是简单的模仿制造，而越来越多地有自己的技术和创造，这正是一种创新。

知耻近乎勇，好学近乎知。德国制造有着知耻后勇的故事，德国创新则是不断学习探索世界的结果。

中国与德国，在世界时间与空间坐标中处于不同的点，在某些时刻又有交集。在这些交集中，无论制造还是创新，都值得持续探索。

海外聚焦

格罗斯 “债券天王”陷入困境

□本报记者 张枕河

今年9月底，美国金融圈传出重磅新闻，有“债券天王”之称的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创始人兼首席投资官比尔·格罗斯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意外宣布辞职，转投另一家知名度并不高的基金公司Janus Capital。格罗斯跳槽引发震荡，Pimco旗下总体回报基金10月份创下有史以来单月最高赎回规模，格罗斯跳槽后创立的新基金同样“吸金”能力不佳。

作为曾经妙语连珠，准确预测次贷危机等多个重要事件的投资大鳄，格罗斯今年遭遇危机，其跳槽很大程度也是因为基金收益大降。一位在Pimco工作的内部人士如此评价：“格罗斯跳槽再次提醒我们在华尔街不赚钱就得离岗，哪怕你是债王。”但许多格罗斯的粉丝认为，他拥有敏锐的市场感觉以及超高的数学能力，目前的困境或许是暂时的。

债王跳槽引发震荡

比尔·格罗斯今年70岁，是全球债券市场最为知名的操盘手之一，拥有杜克大学心理学学士学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企管硕士学位，有“债券天王”的美誉。对于格罗斯而言，债券就是他的生活。他投身债券领域超过30年，对债券投资的热爱分毫未减。他形容债券投资有如一场游戏：“当你真的沉浸其中时，你会发现，这是一场游戏，有输有赢，每天早上都会重新开始一场战争。”然而格罗斯近期的“战果”却不尽如人意，其跳槽也引发一系列震荡。



IC图片

Pimco近期发布的公告称，该公司旗下总体回报基金10月份遭遇约275亿美元资金赎回，创有史以来单月最高赎回规模。业内人士强调，格罗斯9月底意外宣布辞职，成为引发该基金大规模赎回的重要因素。9月份该基金刚刚遭遇235亿美元的巨额资金赎回，绝大多数都是在格罗斯宣布辞职后的两天内撤资的，而10月撤资规模加剧。

Pimco总体回报基金是全球最大的债券共同基金，目前管理的资产规模超过1700亿美元。而在2013年最高峰时期，该基金管理的资产规模曾高达2900多亿美元。其实在格罗斯离职前，由于投资业绩表现黯淡，该基金已面临资金持续流出困境。截至今年10月，该基金已连续18个月出现资金净流出，累计流出规模接近1200亿美元。

根据Pimco公布的业绩报告，去年该基金亏损2.3%，跑输大盘和大部分竞争对手。但在2012年，该基金回报将近10%。从1971年以来该基金年平均回报率为7.3%，超过大盘和绝大部分竞争对手，2000年以来只有去年出现年度亏损。

格罗斯跳槽后成立的新基金同样表现平平。数据显示，格罗斯跳槽Janus Capital后成立的新基金——Janus Global Unconstrained Bond基金，10月吸纳资金金额为3.64亿美元。连同9月吸纳的6640万美元及投资回报，基金目前规模仅为4.43亿美元，吸金额甚至低于同期流入Janus Capital的其他基金。

华尔街“预测王”

格罗斯在华尔街可谓大名鼎鼎，妙语连珠。例如，1980年，36岁

的他准确预测出美联储将很快采取反通胀立场；2006年，62岁的他准确预测出美国将发生次级房屋信贷危机。2003年，《财富》评选出全球企业界二十五位最有影响力人士，第二名为巴菲特，第十名即为格罗斯，当时的评选委员会形容格罗斯“对美国经济和利率市场的评价有着可以与美联储高官类似的影响。”

格罗斯经常评论美国经济。其中最著名的是他在经济危机后股市大幅反弹的2009年提出的“新常态”理论。当人们不断询问经济什么时候可以恢复正常时，格罗斯说投资人不应该问什么时候复苏可以将经济带回危机前以大量消费和债务带动经济增长的时代，而是应该接受去杠杆化(deleveraging)、去全球化(deglobalisation)和再次强化监管(reregulation)三者合一造成的经济增长缓慢、投资回报减少的“新常态”。

今年5月，他又提出“新中性”概念，指出当时市场错误地认为各国外行可能会上调利率导致国债价格被低估，实际上利率不会如市场预期的那样上升。

格罗斯相信在变化莫测的债券市场中，有一种必然性因素，即数学的精确。把所有债券的平均到期日带入一个数学公式里，就可以看出在一段持续时间内利率浮动对债券的影响，这是一种简单的衡量风险的办法。他正是利用一系列的数学公式，将债券市场利润最大化。

市场感觉异常敏锐

格罗斯的支持者认为，他敏锐到1亿美元。

的市场感觉将帮助其摆脱困境。2000年5月，格罗斯就坚持认为，经济衰退就要来临，高科技股票泡沫的破裂和美联储为了冷却经济而疯狂提高利率的举动，将加剧经济减速。当时，他的公司开始将100亿美元的公司债券转换为美国政府债券和政府支持的住房抵押债券。几个月内，他就为公司赚取了5亿美元。

2001年2月，格罗斯又把200亿美元投入到美国国债，他预测为了全力以赴恢复经济，美联储会大幅度下调利率，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在国债中撤走超过10亿美元的资金，并将20亿美元投入一种短期债券的操作，此次格罗斯斩获15亿美元。

“9·11”事件发生后不久，格罗斯感觉到美国经济已渐渐接近底部，于是他开始买入价值50亿美元公司债券，其中包括AT&T、福特以及GMAC的债券。格罗斯的一举一动都是同行关注的重点，当太平洋投资管理购入这三家企业的债券的消息开始在华尔街传出时，市场的反应是一致看好的，格罗斯新购入的资产马上升值2亿美元。

而2001年12月，美联储连续第11次削减利率。当这一消息公布时，从伦敦到纽约的交易所里都充满了激动和不安，债券市场也立马生机勃勃，很多债券的价格开始上涨，格罗斯又一次用事实证明了自己的实力，由于准确预测到这种情况的发生，他在前一天刚刚进行了10万份欧元合约的买卖，而这些10万份欧元合约也在一天之内为他挣到1亿美元。

海外选粹

欢迎回到华盛顿

尽管早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相关民意调查便预测到奥巴马的民主党会被共和党打败，但选举结果仍令人为之一惊。共和党轻取参议院及众议院的多数席位，可谓“胜况”空前。而民主党一度认为可以通过减税、抨击共和党人士等手段拯救自身于水火中，不曾想到结果会如此之糟。

不过《经济学人》杂志认为，大胜过后，共和党人士也需小心行事，否则胜利的果实很可能付之一炬。因为在此次中期选举中，共和党并未向选民提供更多积极的议事日程，也未提供奉行保守政策的愿望清单。而美国选民比任何时候都厌倦两党之争，因此造成的政治僵局，更加渴望通过双方妥协达成两党和解。因此，美国新政尚需开拓更多新路。

对金融城来说，捐钱拥军有时还意味着培养后备力量，因为军人和交易员有着同样的特质，即不畏惧风险但又谨慎对待，或者按照金融城的谚语来说是面对未知风险要“保持淡定，勇往直前”。

对金融城来说，捐钱拥军有时还意味着培养后备力量，因为军人和交易员有着同样的特质，即不畏惧风险但又谨慎对待，或者按照金融城的谚语来说是面对未知风险要“保持淡定，勇往直前”。

尽管早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相关民意调查便预测到奥巴马的民主党会被共和党打败，但选举结果仍令人为之一惊。共和党轻取参议院及众议院的多数席位，可谓“胜况”空前。而民主党一度认为可以通过减税、抨击共和党人士等手段拯救自身于水火中，不曾想到结果会如此之糟。

不过《经济学人》杂志认为，大胜过后，共和党人士也需小心行事，否则胜利的果实很可能付之一炬。因为在此次中期选举中，共和党并未向选民提供更多积极的议事日程，也未提供奉行保守政策的愿望清单。而美国选民比任何时候都厌倦两党之争，因此造成的政治僵局，更加渴望通过双方妥协达成两党和解。因此，美国新政尚需开拓更多新路。

对美国中期选举结果，很多局外人深表困惑。面对本次美国中期选举结果，很多局外人深表困惑。因为与其他发达地区、特别是欧洲相比，美国目前经济状况良好，股市繁荣，失业率下降，同时公共开支趋于稳定，人们不解奥巴马总统及其所代表的民主党为何如此不受选民欢迎？《经济学人》分析认为，美国经济虽已走出泥潭，并渐有起色，很多选民却并未感同身受；不仅美国中间值收入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很多家庭对未来生活充满不安全感。更令人震惊的是，约三分之二美国人认为将来其后代的生活会远不如自己。去年底国会议员与共和党议员与奥巴马总统之间产生僵局，致使联邦政府一度关

金融城传真

金融城里虞美人

□本报记者 王亚宏 伦敦报道



“前后，英国的大街小巷就有各种虞美人花标志。比如在街头能见到有人买绢纸制作的虞美人别在身上，还有人买更大一些的塑料虞美人花，放在汽车车头上。此外在《泰晤士报》等英国大报的报头上，或者英超球队的队服上，也都会出现虞美的标志。在英国，上到议会大臣议员，下到地铁里的芸芸众生，到处都能见到这种小红花的影子。

虞美人与老兵的渊源也要追溯到一战。在大战正酣的1915年，协约国的加拿大军医、诗人约翰·麦克雷在比利时战场上掩埋了阵亡的好友，看到坟边新土上

绽放的虞美人花，心情激荡中写下了《在佛兰德斯战争》的诗篇，描述了在血染的高地上盛开的虞美人花。后来这首诗被广为流传，虞美人也逐渐被视作代表阵亡将士的一个文化符号。

每年此时，英国人都会买一朵小虞美人纸花佩戴起来，同时也以此表达对世界和平的愿景。英国退伍军人协会等基金会和慈善组织这个时候也都活跃起来，靠出售虞美人纸花等面向全社会发动募捐，帮助退伍军人这个群体筹集资金。由慈善组织发售的纸质虞美人花每朵售价1英镑，对于金融城的有钱人来说，如果觉得纸花不够好看，还可以花上十几倍的价钱买一枚精致的虞美人花胸针，有英国珠宝商就推出了这类产品，当然其中一部分销售收入都要捐给慈善组织。林林总总的虞美人纪念品收入加起来，今年慈善组织的筹款额达到创纪录的4600万英镑——其中自然包括以劳合社为代表的金融城捐出的一笔笔钱。

对金融城来说，捐钱拥军有时还意味着培养后备力量，因为军人和交易员有着同样的特质，即不畏惧风险但又谨慎对待，或者按照金融城的谚语来说是面对未知风险要“保持淡定，勇往直前”。

华尔街夜话

奥巴马能兑现承诺吗

□本报记者 郑启航 华盛顿报道

奥巴马此举是反对可承受且可靠的能力、减少就业岗位、挤压美国中产阶级的又一例证。

共和党的强烈反对一方面源于党派立场，另一方面也因为其代表了美国巨大的传统化石能源产业的利益。数据显示，目前美国超过80%的能源供给来自化石能源。煤电依然是美国电力供应的主要来源，占比达到46%；而在可再生能源中，占比最高的水电也仅占到约8%，尽管近年来美国风能、太阳能发展迅猛，但占比依然很小。

即将出任参议院环境和公共工程委员会负责人的共和党参议员詹姆斯·霍雷迪表示，自己未来将尽全力对美国环保局制定的规定进行监控。据当地媒体报道，共和党正在考虑推动针对具体环保规定的立法工作，以达到削弱环保局权力或者延缓环保法规出台的目的。

不过，面对共和党人咄咄逼人的架势，奥巴马政府也并非全无招架之力。《洛杉矶时报》引述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官的话说，白宫并不惧怕共和党议员的威胁，在现有的法律法规体系下，美国政府有能力实现声明中列出的减排目标，国会的支持只是一个“额外补贴而非必需品”。

不少环境问题专家也持类似观点。美国“关注全球问题科学家联盟”战略和政策负责人奥尔登·梅耶尔推测，美国政府在宣布该声明时并未考虑国会的影响。他认为政府利用目前已有的权力就可以实现声明中设定的目标，但政府必须在整个工业体系里找到每个可以减排的门类。

此外，奥巴马还获得了美国媒体的肯定和可再生能源产业的支持。美联社在报道该联合声明时说此举将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注入新动力。美国太阳能协会、风能协会均在12日发表声明，认为中美两国的减排承诺是“历史性的突破”，将引导投资者继续加大对可再生能源产业的投资。

单从经济的角度看，在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条件下，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实现从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变难言划算。但当问题发展到关乎人类未来的命运时，经济考量就应退到第二位了。2012年以来，党派之争一度让美国政府跌入“财政悬崖”甚至关门，此次减排声明有可能再度激化双方矛盾，加剧美国未来减排之路的困难。但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其环境政策关乎全球发展。世界希望看到，奥巴马及其继任者兑现减排承诺，担负起对人类未来发展的责任。



在奥巴马卸任之前，身为国会“管家”的共和党人首先要学会与总统共事。而在《经济学人》看来，民主党和两党在多个领域都有妥协余地，比如共和党方面支持自由贸易，而奥巴马总统倾向于由政府当局主导贸易谈判；另外，双方均有意修订企业所得税法，并主张投入更多资金改善美国基础设施；同时双方也都有意改革移民法，以吸引美国真正需要的人才。当然，美国政治僵局的最终解决之道还是改革，虽然改革相关选举制度不能一蹴而就，却能最终帮助美国人完善国家治理结构。（石璐）

中国与德国，在世界时间与空间坐标中处于不同的点，在某些时刻又有交集。在这些交集中，无论制造还是创新，都值得持续探索。